

全国音乐院系教学总谱系列

Edition Eulenburg

No. 500

TCHAIKOVSKY

柴科夫斯基
曼弗雷德交响曲

Op. 58

总谱



Eulenburg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全 国 音 乐 院 系 教 学 总 谱 系 列

PETER ILYICH TCHAIKOVSKY

柴科夫斯基
曼弗雷德交响曲

Op.58

总 谱

MA 10/0P



奥伊伦堡音乐出版公司
湖南文艺出版社

© 1949 Schott Musik International GmbH & Co.KG
© 2001 Hunan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. This Simplified
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Schott Musik
International GmbH & Co.KG,
c/o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.
All Rights Reserved.

© 1949 Schott Musik International GmbH & Co. KG.
朔特音乐国际出版(有限)公司
© 2001 湖南文艺出版社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。
著作权合同图字:18-2001-40

柴科夫斯基
曼弗雷德交响曲

Op.58

责任编辑: 孙佳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 410006)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诚成(湖南)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0.25
印数: 1-5,000

ISBN 7-5404-2541-5

J·441 定价: 21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料换

柴科夫斯基 曼弗雷德交响曲

作品 58 号

1867~1868 年冬，柏辽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俄罗斯并指挥音乐会，其中演出了他自己的作品《哈罗德意大利》。这部作品引起俄罗斯音乐家们的极大兴趣，在它的直接影响下，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创作了《安塔尔》——也是一部用有“前导主题”（mottotheme）的相似的释题交响曲（programme symphony）^①。评论家 V. V. 斯塔索夫总是有许多丰富的创意可提供给他的音乐家朋友们去发掘，肯定也就是在此同时，他建议巴拉基列夫根据拜伦的诗剧《曼弗雷德》写一部类同的作品，并为他草拟出

① “programme symphony” 中文通译名为“标题交响曲”。“programme”的辞典基本释义为：程序表，节目单；纲领，方案；规划，计划。“programme”本身并没有“标题”的意思（毫不涉及“题”字义）。“programme symphony”的本义是指这类交响曲的创作是根据特定的内容按“程序”进行。本文中如将“programme”译为“标题”，极易引起误解（以后原文中将不断出现这一词，皆不宜译为“标题”），且前后文在修辞上也难以明白顺畅，故改译为“释题”，非为标新，实出无奈。“释题”改译有二义：字面上保留原旧译词（标题）同一词组“题”字；意义上则为此种“释题交响曲”（programme symphony）不仅音乐有其“题”，且必须更有其他文字对全曲各乐章音乐进程有所说明、有所“解释”。改译“释题”就包含有这两层意思。——译者注

下列释题 (programme):

曼弗雷德

第一部分

曼弗雷德漫游在阿尔卑斯山间。他的生活被毁灭；困惑与对宿命的怀疑无法得到解答；生活中除去回忆就一无所有。对理想的阿斯塔尔蒂的回忆时时刻刻进入脑海里。回忆、思索——烧灼并侵蚀着他。他寻觅并祈祷赦免，但无人赐予。

第二部分

阿尔卑斯山猎人们的生活情趣，充满了简朴、自然和淳真的家族体制；曼弗雷德遭到了这些，而它们又与现世本身有着尖锐的冲突。这是一段静谧的牧歌式的柔板 (Adagio)，引出曼弗雷德主题，它作为固定乐思 (idée fixe) 必须贯串整首交响曲。

第三部分

阿尔卑斯山的那位仙女从瀑布喷雾的彩虹中出现在曼弗雷德面前。

第四部分

狂野不羁的快板（Allegro），充满鲁莽的野性。阴间恶魔阿里曼尼斯的地狱宫殿的场景——接下来必须出现地狱里的一群幽灵。与这肆无忌惮的放荡形骸相对比的，最后出现的是迷人的阿斯塔尔蒂的召唤和显灵：这里必须要音乐轻盈流畅明晰动人，如一首歌，象征理想。喧闹重又开始。结束于广板（Largo）——曼弗雷德之死。

出于某种原因，创作《曼弗雷德》交响曲的主意对巴拉基列夫本人并没有什么吸引力，但他却竭力说服当时另两位显赫的同代人接受这个计划。他先是找到柏辽兹，而柏辽兹离开俄国时已病入膏肓，等待着死神的降临。巴拉基列夫从基斯洛沃德斯卡写信（1868年9月10/22日^①），曾恳请他再创作：

还有一部器乐交响曲。有着丰富多样的题材。您喜爱拜伦，他提供了那么多迷人的题材，非常适合您，例如曼弗雷德——对这样的英雄没有同情心是不可能的；或者说，拜伦本人的命运与您的也非常相像。正如到处充斥着虚伪的道德，繁文缛节、陈规陋习的生活的英国社会无法去理解他，法国也同样不能理解您，因为他们在音乐艺术上还不够成熟，还只停留在像古诺那样的风格品味上。但还是来说曼弗雷德吧，我想象中的您的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应该是

① 前为旧俄历，后为公历，下同。——译者注

这样的……

他将斯塔索夫的释题 (programme) 一字不差地抄了一份，只字不提这并不是他写的，而且还用一些劝诱性的注释作为点缀。比如在第一乐章结束后：

这部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题真是妙极了。第二乐章的性格完全与此相对立。这里必须用您的《第一交响曲》^①中 scene zux champs 所采用的类似方法。释题 (programme)：(如上，结束) 必须贯串于整个交响曲中，就像您在《第一交响曲》中所运用的那种精湛巧妙的手法，尤其像在《哈罗德》中的那样，其主要主题 (音乐举例) 的引入，等等是令人入迷的，特别是在《谐谑曲》乐章中。

第三乐章：幻想性《谐谑曲》采用您辉煌的《玛布女王》的方式。释题 (programme) (如上)。您配器的色彩将会是多么的丰富细腻，您的构思也必然是创新与原始的有机结合，他人望尘莫及。

第四乐章：狂野不羁的快板，充满鲁莽的野性，按您《哈罗德》终曲的方式。释题 (programme)：(如上：地狱官殿的场景……)

巴拉基列夫接下来表示惋惜，说自己不是个魔法师，不能“逼迫您写作”：

^① 指《幻想交响曲》。——译者注

总之，我将非常乐意听取您对这个题材的看法。我总觉得它是特意为您度身定制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无论它是否对您有吸引力，我都要告诉您，不去写它是个罪过。您是当今欧洲作曲家中第一人。

可柏辽兹当年已是个濒临死亡的老人。

14年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巴拉基列夫重又想到这个计划。柴科夫斯基曾写信给他，谈起新版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那是为题献巴拉基列夫而作的，但在初版时由于疏忽而遗漏。巴拉基列夫复信——却是一年以后——1882年9月28/10月10日，除表示谢意还加写道：

我很高兴去见您，我还很想同您谈谈有关一部交响曲的释题（programme），您将会谱写得壮丽辉煌。

我必须告诉您，我最近一直在翻看您的乐谱，不用说，欣喜地看到您的才华如日中天，日臻完善。您在两首交响诗《暴风雨》和《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》，尤其是后一首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可为什么您要极不相称地把它们叫做幻想曲呢？或许是仅仅因为每个贵族都要有自己的幻想曲。

我觉得我为您准备的这个题材，您一定能写得像其他作品一样出色，因为我相信我是非常清楚您的真正实力的。

柴科夫斯基立刻回信，感谢他提出“有关交响诗题材的打算”；但他要到春天后才去彼得堡：

因此，关于您提出的题材，能以通信的方式协商细节吗？我对此非常感兴趣。我能向您保证，只要我的身心健康允许，我肯定会全力以赴去完成您分派给我的任务。

10月28日/11月9日巴拉基列夫复信：

我信中所说的这个题材原是向柏辽兹提议的，他因年老多病不想再作曲而拒绝了。您的《弗兰切斯卡》证明您能非常出色地完成创作——只要您竭尽全力，对作品严格把关，充分发挥大脑的想象力，能从容不迫地完成它。对我本人来说，写这么重大的题材是不合适的，它不符合我的内心感受。但于您却非常相宜。它就是拜伦的《曼弗雷德》。这就是给您准备的释题（programme）：

曼弗雷德

根据拜伦诗剧创作的交响曲

第一乐章。在我给您释题（programme）前，我必须告诉您，就像柏辽兹两首类似的交响曲（《幻想交响曲》和《哈罗德》）一样，您要写的这部交响曲也必须有它的固定乐思——描述曼弗雷德本人——它应出现在所有的乐章中。而现在这是第一乐章的释题（programme）。

他再次将斯塔索夫的《释题（programme）》照抄了一份，有时一字不改，有时略加补充。同样，这次他也加进了

自己的一些论点。在第一乐章最后他提示了调性布局：“升 f 小调。第二主题 D 大调和升 F 大调”。第二乐章应是牧歌式的柔板（A 大调）。而巴拉基列夫在这里加了提示：

当然，在一开始您就必须暗示出狩猎的形象，您这样做时还得特别小心，不要落入俗套。上帝保佑您，不要写成德国式的号声和猎人音乐（Jagermusik）那种粗俗的趣味。

阿斯塔尔蒂幽灵的出场应该是：

降 D 大调——在第一乐章中它是 D 大调，只有在这里这个乐思才是奔驰灵活的，有如回忆；但它立刻就被曼弗雷德痛苦的心情所吞噬；在这里同样的乐思却以丰满完整的形态出现，音乐应是轻盈流畅、明晰动人的，如一首歌，象征理想，似纯洁处女……您不觉得这是个令人着迷的释题（programme）吗？假如您全力以赴，我相信它将成为您的杰作（chef d'oeuvre）。说到这，我必须谈谈具体细节……

他接下来告诉柴科夫斯基将两支长笛写在同一谱表内，所有打击乐器用单线条，不用谱表，等等：

您看，我希望您这未来的杰作在每个细节上都要完美无缺，无一处马虎从事。

这一题材不仅意义深远，而且富有时代感，因为当今人类的病症，正是在无法维护自己的那些理想上。它们支离破

碎，除了痛苦外，抚慰心灵的就一无所有。因此，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痛苦磨难尽在其中。

柴科夫斯基的回信（11月12/24日）满怀热情：

我手头还没有《曼弗雷德》的译本，因此关于您的释题（programme），在我拜读拜伦原作之前，还不能给您最后的答复。或许在熟悉它以后反而会改变我对您的提议的态度；但我也拿不准。总之，在看拜伦作品前，我觉得应将现在读您来信的感觉说一说。

虽然您将《暴风雨》和《弗兰切斯卡》称作是我的颠峰（apogee）（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），我仍多少有点动心，您的释题（programme）唤醒了我内心热情的欲望。将它化作音乐。我在急不可待地期盼着您的来信，可当收到它时我又感到失望。在您的释题（programme）中所有一切的可能性，都仅是为交响曲作者效仿柏辽兹而勾勒出一幅草图。我承认，按它来进行，很可能营造出印象深刻的交响曲，但却是那位作曲家的风格。它还绝没有打动我，而当想象力与心灵尚无热情时，又怎值得去尝试创作它？为让您满意，我可以，用您的话说，就是竭尽全力（exert myself）并压榨自己，搞出一整套多少有点意思的段落，包括按老一套用阴郁的音乐代表曼弗雷德绝望的幻灭，在“阿尔卑斯山仙女”的谐谑曲中，则大量采用晶莹闪烁的配器效果，以小提琴组的高音区描绘冉冉升起的红日，曼弗雷德之死用长号“pianissimo”的力度演奏；我还能在这些段落配上奇特刺激的和

声，然后安上一个夸张的标题《曼弗雷德，symphonie d'apres》，如此等等，公之于世；我甚至能为自己的成果接受赞誉——但这样的写作，对我来说没有丝毫的吸引力。

接下来是一大段概括性的自我剖析，包括对《暴风雨》和《弗兰切斯卡》的近似毁灭性的谴责。最后是这样结束的：

我绝不是认为仿柏辽兹（a la Berlioz）的释题音乐（programme music）就是种谬误的艺术形式，我只是说，事实上走这条路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
我对您的释题（Programme）所感到的这种无望的冷漠，很可能会遭到舒曼的指责。我非常喜爱他的《曼弗雷德》（1848～1849），并如此习惯于将拜伦的《曼弗雷德》与舒曼的《曼弗雷德》看成密不可分的联体，以至除了舒曼已奉献的音乐外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处理这一题材才能从中召唤出其他的音乐……

不过反正都是一样，我仍会去拜读拜伦的《曼弗雷德》的。

这事又过了两年。1884年10月份，柴科夫斯基在彼得堡帝国剧院首演了《奥涅金》。他重新开始了和巴拉基列夫的联系，显然他们探讨的不仅仅是宗教与教堂音乐，而且还包括了《曼弗雷德》。在柴科夫斯基离开的前夜，巴拉基列夫将16年前斯塔索夫的释题（programme）给了他，页边还

附有他自己考虑调性布局的一些批语。它与以前的不一样。这次是“降 b 小调交响曲，没有降 B 大调”。在第一乐章的第二主题上注的是“D 大调，再次则是降 D 大调”。小广板（Larghetto）是降 G 大调：“对乐队来说不会太难，因为速度慢，而且辅助键可使之转为降 B 大调和 A 大调”，“谐谑曲 D 大调”，“终曲降 b 小调”——阿斯塔尔蒂的幽灵出现时是“降 D 大调——用弱音器（con sordini）”。“安魂曲（Requiem）的结束以及终止和弦用降 B 大调”。在释题（programme）的结尾有一个非常古怪的附录，也是巴拉基列夫写的：

曼弗雷德本人的主题必须在所有的乐章中出现。在谐谑曲中这一主题可以安排在三声中部。

参考辅助材料

用于第一乐章和最后乐章

- 《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》 柴科夫斯基
- 《哈姆雷特》 李斯特
- 《哈罗德》的终曲 柏辽兹
- 《e 小调前奏曲》 肖邦
- 《降 e 小调前奏曲》 肖邦
- 《升 c 小调前奏曲》第 25 首 肖邦

从其他材料中提取

用于小广板

《幻想交响曲》中的柔板 柏辽兹

用于谐谑曲

《玛布女王》 柏辽兹

《第三交响曲》中的谐谑曲（b小调） 柴科夫斯基

最后乐章中的《安魂曲》，采用管风琴要好些。

柴科夫斯基在10月31日/11月12日的复信中，除了提到他正赶往达沃斯去看望一位濒死的朋友，并告知他在那里的住址，他还说：

我明早就要动身。今天我会去书店买《曼弗雷德》。登上阿尔卑斯山顶正合我意；如果我不是要去会见一个垂死之人的话，那里的环境将非常适宜构思《曼弗雷德》的音乐形象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向您保证我将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以赴地实现您的愿望。

11月17/29日他从达沃斯写信说他已经读了《曼弗雷德》并想了很多，但还没开始构思主题与曲式：

我也不着急——但我保证只要我还活着，这部交响曲将于夏季前封笔。

实际上，他直到 1885 年 4 月才开始动笔写这部作品的草稿，它们完成于 5 月 13/25 日。第一乐章的总谱注明的日期是 6 月 12/24 日；谐谑曲（在柴科夫斯基的方案中是第二乐章）的日期是 7 月 22/8 月 3 日；田园曲是 9 月 11/23 日；终曲是 9 月 12/24 日。次日他即踌躇满志地致信巴拉基列夫：

我已实现了您的愿望。《曼弗雷德》已完稿，数日内他们将开始为总谱制版。我猜想您对写作的进度是有点不太满意的。我知道您希望我写《曼弗雷德》能断断续续，与其他作品交替进行。很可能您是对的，我也希望能按您的建议，尽可能从容不迫。可这事我办不到。我一旦被工作所吸引，就欲罢不能，直至完成。我的音乐生物体就是如此，靠这种狂热去完成已开始的工作，不惜任何代价，可以说仅此就暴露出我所有的缺点。不过也很可能我有些优点也缘于其中。总之我别无选择，我坐着面对《曼弗雷德》——可以说将近 4 个月（从五月底至今）没有离开座椅。工作异常艰辛——可也非常愉快，尤其是当——经过努力开始工作后——我变得醉心于它时。当然我无法预期这部交响曲能否让您满意，但请相信我，在我这一生中还从未如此投入过，也从来没有因工作而如此疲惫过。这部交响曲是按您的释题（programme）写成 4 个乐章。但我请求您的原谅——我没能按您提示的调性与转调去写，虽然我也曾想那样去做。这部交响

曲是用 b 小调去写的。只有谐谑曲是按您指示的调（也不尽然：它本来就是 b 小调）。这事还很麻烦，要有一个庞大的乐队，也就是要大量增加弦乐组。

奇怪的是，这部交响曲并没有写完——因为作曲家一周后即去参加其弟弟莫德斯特的丧事吊唁活动。实际上配器是在 9 月 22 日/10 月 4 日完成的。

柴科夫斯基在夏季写给朋友们的信中流露出他在创作《曼弗雷德》期间的矛盾心理。如 6 月 13/25 日写给塔涅夫的信：

经过犹豫踌躇，我还是决定创作《曼弗雷德》，因为我觉得如不兑现冬天向巴拉基列夫所作的冒失承诺，我将不会有安宁之日。我不知道它将会是什么样子，但目前我对自己是不太满意的！不！没有释题（programme）的写作要比这好上一千倍。创作一部释题交响曲（programme - symphony），我感到自己像在吹牛说大话，欺骗公众。我支付给他们的不是硬通货，而是一文不值的废纸钞。

7 月 20/8 月 1 日写给歌剧演员爱密丽雅·帕芙洛夫斯卡娅（Emiliya Pavlovskaya）的信：

这部交响曲已日益庞大、严重、艰难，它吞噬了我所有的时间，有时甚至使我极度厌倦。但心灵深处又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，我不会徒劳无功的，很可能这部作品将是我最杰

出的一部交响创作。

9月13/25日写给表亲安娜·梅克苓（Anna Merkling）的信：

我正在完成这项工作，整个夏天都奉献给了它。它耗费了我异乎寻常的精力，因为问题是非常复杂的。而当我最终要完成它时，我的精神却越来越轻松，呼吸也通畅多了。整个夏天，在这交响曲（拜伦的《曼弗雷德》）阴郁主题的影响下，我也曾变得神经质且心情沮丧。

这部交响曲完成后，他对其态度同样是很矛盾的。1885年12月22日/1886年1月3日他告诉自己的出版商尤尔根松：“我非常珍惜它……可能我错了，但它应该属于我最出色的作品之一。”（而他也不想强要高价，在这同一封信中，他对尤尔根松说他可以不要稿酬，因为“它超乎寻常的复杂和困难，它可能十多年才演得上一回”。）俄罗斯音协于1886年3月11/23日在莫斯科举办的交响音乐会上，马克斯·艾尔德曼斯多弗尔指挥了这部交响曲的首演，其后，柴科夫斯基几乎是用同样的词句写信给梅克夫人：“它看上去像是我最优秀的一部交响乐作品。”然而他在1888年9月21日/10月3日写给康斯坦丁大公爵的信中却又说：

并不是想要表示任何谦虚，我只能说这个作品是令人讨厌的，我非常憎恶它，只有第一乐章是唯一的例外。总之